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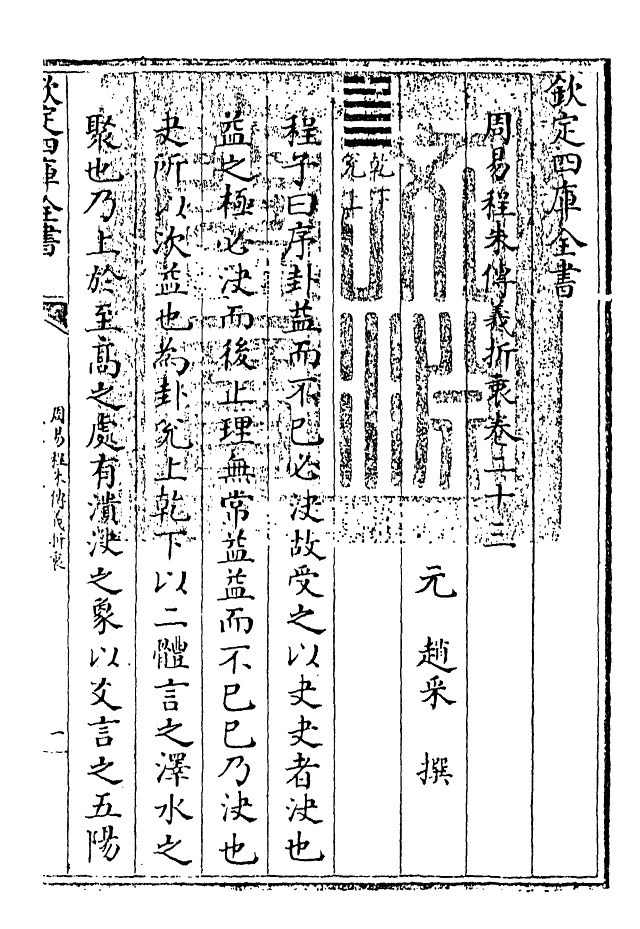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張護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二

元　趙采　撰



乾下兌上 夬

程子曰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無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

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

程子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

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無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程子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王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

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䝉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朱子曰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

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

程子曰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説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説是健而能説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兊説為和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無虞而光大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甚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無害之者矣乃剛

長之終也

愚曰此卦以二體言則乾健而兌說乾決而兌和以互伏言則上體伏艮為庭左傳陳侯筮遇觀之否曰庭實旅百杜氏曰艮為門庭以文變言上六與九三相應成巽離巽為號巽風者天之號令故號令號呼命皆取巽象離為光以卦變言夬自姤變一變同人二變履三變小畜四變大有同人六二自坤來坤為邑履下卦兌為口告邑也自同人

至大有皆有離象離為戈兵戎也夫夬五陽決一陰勢至易也今觀繇彖爻辭皆不言吉而有危懼之詞者斷蛇不殛剌虎不斃傷人愈多是以聖人為君子謀而憂小人者其戒有四何者上六以一柔乘五剛其害未易去也故揚于王庭聲其乘剛之罪憂其罪不白彼尚有詞而未去其戒一也王庭之號令孚矣天下皆信君子之所為矣而猶欲君子之有厲者蓋憂君子無危厲之心則事或疎

而小人之為謀也莫測其戒二也罪白矣號孚矣心厲矣然猶曰告自邑者蓋憂小人之魁去而小人之餘黨尚存故告于吾國中使反側者安而小人之餘黨自離可也若君子自以為吾五陽已盛不用告而遽加誅焉則君側之惡不可以兵兵之則小人之勢窮而黨復合非君子之利也其戒三也即戎雖非君子之利然五陽不往則一陰不退故又曰利有攸往曰剛長乃終蓋欲五陽往而剛

長則一陰消而陽純此聖人望君子終之之事也

剛不長陽不純君子不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程子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潰決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

上而云澤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愚曰澤上於天則為雨有澤物之象焉萬物之所欣快也故君子以之施祿及下施祿及下可也而以德自居則不可也忌當作畏忌之忌言可以施祿及下所忌者自居其德天降雨澤於下亦豈自居其德哉則夫決去小人亦不可自居其功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子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愚曰大壯震在上為足初九在下體之下如足之動趾也夬自大壯而積大壯既以四剛而壯趾矣今夬五剛則初九壯于前大壯之趾矣大壯初九云征凶者以初無應不可動而先動也今初亦無應又震足毀折此豈可動而往哉往則必不勝夫見勝而往勝在往前不能必其勝而往宜其為咎矣陽好動而剛喜自任故聖人戒之以此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子曰夬者陽決隂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内懷兢惕而外嚴戒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決隂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朱子曰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無患也

愚曰九二動成離巽離目巽多白眼惕懼之象巽為號故曰惕號離日在兌方之下莫也巽為入日入于地莫夜也離為戈兵戎也坎為憂離見坎伏勿恤也莫夜者陰伏之時也小人之害君子必陰伏而潛中之今九二君子以剛居柔德壯而小心於莫夜之時必危惕而申警之則有備無患雖有

兵戎卒至勿用憂恤可也象曰得中道以九居二非得中道乎得中而無所過備悲而無所不及小人雖有陰謀何所復施哉故曰有戎勿恤夫先事而憂之則事至勿憂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程子曰文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無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無咎夬

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
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
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
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
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
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
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
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夬謂夬其

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汙有慍怒之色如此則無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文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

朱子曰頄顴也九三當夬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

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無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愚曰三變有重兌之象二三四爻有離體離為目下兌為口目口之間為頄又兌為頰頄頰骨也兩兌澤也夬夬決之又決也既決上六兌三動復成兌夬夬也九三剛而不中始也欲決小人其剛壯之氣見於顏面間似傷乎暴暴則有凶而三乃曰我君子也決而又決我之事也然進銳者退必速

終也四陽皆不應上而三乃獨行應之雖以陽遇陰和洽為雨至於沾濡然視四陽豈不愧哉是以中心慍恨悔其獨行竟欲決去小人以冀無咎此正是善補過文公謂顔杲卿受禄山衣服中道忿然歸借兵伐之正是此義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程子曰牽梏於私好由無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程子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

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

朱子曰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

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愚曰九四乃姤九三之反也姤九三居巽上巽為股股上為臀史四與姤三皆變則臀無膚矣三四皆卦外爻有皮膚之象巽為進退故其行次且二卦象同故其詞亦同此爻大抵謂一陰在上衆陽所欲共決也四以陽處陰陽喜進故居則不安陰

喜退故行則不進譬臀傷膚既不可處又不可行此其所以次且也然則為九四者宜如何哉避四而居初讓三陽使先行而已出其後則無悔矣四動成兌兌為羊羊性狠牽挽則抵觸不行却行而隨之則行然斯言也但恐九四未必聞而信之何者不足於剛決也九四動有坎離坎為耳離為目聰明之象也不動則耳塞目毁聰不明矣當夬之時聖人病九四之柔不當位不聰明不足與共事

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子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無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無過咎矣不然

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無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朱子曰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

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無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莧陸古今諸儒之説或以為一物或以為二物或以為一物而二名此不可以臆斷也朱漢上云兊為澤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文云莧陸則生於陸地喻小人之在顯位者五居尊為決之主四陽助之決去上六之一柔如去莧焉本非難事然易每危君子必使去之盡善而後為光也

若曰彼上六之小人如莧生於陸何難決去令衆剛決之又決之恐或傷暴則於國家亦有害必得中道而行乃為無咎中行無咎矣而聖人猶以為中未光何也葢去疾以全元氣不如初無疾而元氣自全去小人以靖國家不如初無小人而國家自靖令使陰柔之小人至於在顯位而後衆剛決而去之亦非九五之光也曰中未光葢不足於九五之詞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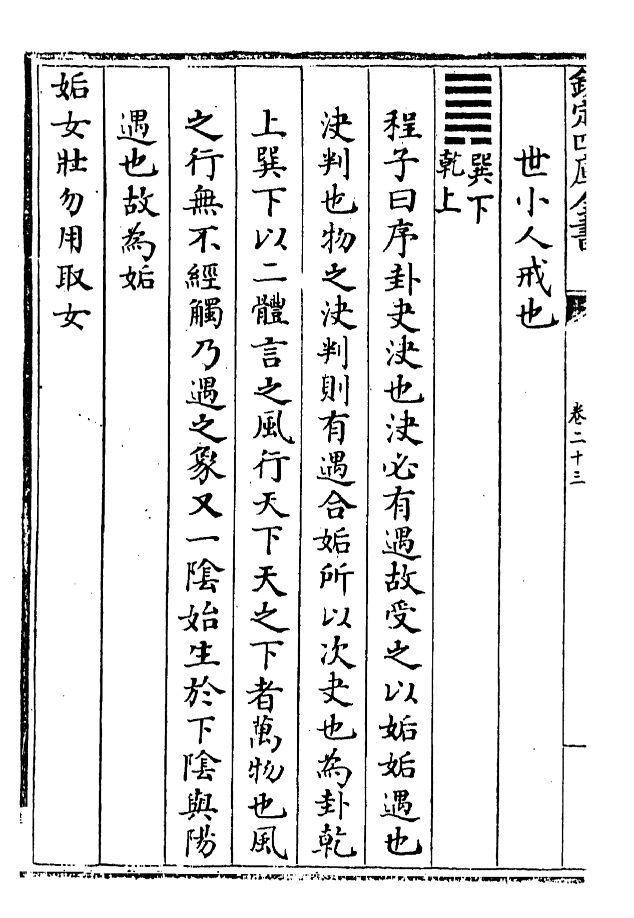
程子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無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無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無號為無號作去聲謂無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

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且使之無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朱子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無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愚曰孚號惕號號令之號也上六無號哀號之號

也小人安而得志則驕以喜危而不得志則哀以號此其常態也今上六以三我應也欲號以求免而三則壯頄有慍以五我比也欲號以求免而五則決之又決然則上六無告呼之地矣此所以無號而終有凶也彖於五陽則告之曰利有攸往爻於一陰則喻之曰無號終有凶小人至此欲延一旦之命可得乎凶而可號以免所謂天作孽猶可違無號之凶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聖人所以為萬



世小人戒也

䷫巽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無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程子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朱子曰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

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此卦朱文公云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是不正當底女人此說固是然程子謂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長之道是以戒也二義互觀可也夫陰陽之遇主于一則專以一遇五則無君子偕老之德而有鶉之奔奔之羞聖人於是

詔君子曰勿用取此女絕之於其始也不絕之於始鮮不受制於其手矣繇詞首言姤女壯夫陽至四五而後言壯今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見得陰陽之情不同而女子小人漸不可長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

生始與陽相遇也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以卦才言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剛中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

以大行於天下也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愚曰姤之為遇何謂也剛之為道難乎其合而柔之為遇也易柔遇剛則消剛陰遇陽則消陽小人遇君子則消君子夷狄遇中國則消中國天下之理剛遇柔則順柔遇剛則逆坤只順承天臣只順

承君子只順承父婦只從夫陰不可為主況不期而遇乎是以不可取也其不可取以其不貞而不可與久也聖人既言遇之不善又言遇之善者姤者乾末坤始也故曰天地相遇以四時言之則建午之月品物咸章之際也荀爽曰坤出於離與乾相遇故萬物皆相見相見咸章也剛遇中二也剛遇中正五也陰之長自九二變而為遯始無臣也自九五變而為剥始無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

臣君子之欲有為無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言姤故又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

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愚曰與物相遇無遠弗届風也天之命也周官曰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命是也故后體之以施命誥四方必曰后者惟君能制命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程子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

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為矣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朱子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

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愚曰柅諸儒皆以為止車之物按説文作檷云絡絲趺也王肅作柅從手朱漢上云離巽之柔為絲謂巽為木為風巽變離木中含火火生風風化蠱蠶為龍馬之精龍大火馬火畜蠶以火出而浴故太玄以火為絲貫達以離為絲郭璞曰巽為風蠱屬龍馬絲出中乾為金金堅重之物也金柅以金

為絡絲趺也乾初九甲子坎位為豕乾初九變六陽變隂羸豕也羸豕孚豕也此爻大抵謂初六隂柔不正與九二遇其心如亂絲然倘九二如金柅繫絡而經理之使之從正則得其吉也二若降初初剥剛而往則見凶矣何以見凶也初六又如羸豕然羸豕雖羸弱未能强猛然其感陽欲往其中心未甞不蹢躅躁動使忽其羸不深防之則突而難制矣女子小人未得志詐以示弱似無能為然

其中心未嘗一日不欲消陽也茍不扵其羸弱之時防之使纔得勢不可復遏可不慎哉唐武后裴延齡之類是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程子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相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

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説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無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朱子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

已故猶可以無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

矣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先儒謂巽為魚其多白眼乎郭璞曰魚者震之廢氣巽王則震廢故以巽為魚魚謂初也初民象也古者以魚比民初六之民出遇九二九二以剛中之德近而包有之於遇道為得故無咎然初與四為正應四是初之賓也四欲有初奈勢遠於初二既勢近而有之豈容遯而為四之利乎故曰

不利賓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得道則歸往失道則

攜持而去顧民所遇何如耳我既得之義豈可及

賓乎或曰繇詞以女壯言初此與四以民言初何

也易不可確定說姤之一隂該女子小人民庶

言之不然何以為易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

牽也

程子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

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無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無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其始志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從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朱子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無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無所遇則無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無大咎也

愚曰姤之九三則夬之九四也故二爻同象初六求遇而剥陽者也既遇九二為二所包矣又欲往遇三焉夫兩相求遇陰陽之情也初既求遇於三三安得不進而與之遇乎易曰遇則必為初六所剥矣故曰臀無膚三既知必為初所傷其行所以

次且欲進未進也進退不可安得不危厲然九三剛正處巽必不為初六所牽而行故無咎然象曰牽未行曰未則亦未保其終之不相牽以遇而至於剝陽也嗚呼柔之遇剛如此聖人所以為剛慮者深矣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程子曰包者所裹蓄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無魚

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庶夫婦朋友皆在内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愚曰九二包有魚而不及賓則九四無魚自然之理也文詞義九二而凶九四何哉聖人玩無魚起凶之象曰此無他遠民之故也言四遠於初六也矧四剛而不中無德以包有之乎宜民之歸二而去四也故曰起凶言凶之所自起起於失民然則民豈可失哉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程子曰九五下亦無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内藴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無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内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

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所謂含章謂其含藴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

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剛陽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

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無而倏有之象也

愚曰巽為木杞良材南方之木巽木也指九二也初與二有艮象艮為果蓏瓜蓏屬指初六也九五為姤之主知初六之勢必至於盡剝夫陽而後止故用九二之杞以包初六之瓜包之則不動繫之則不往所謂繫而不食者也九五既得九二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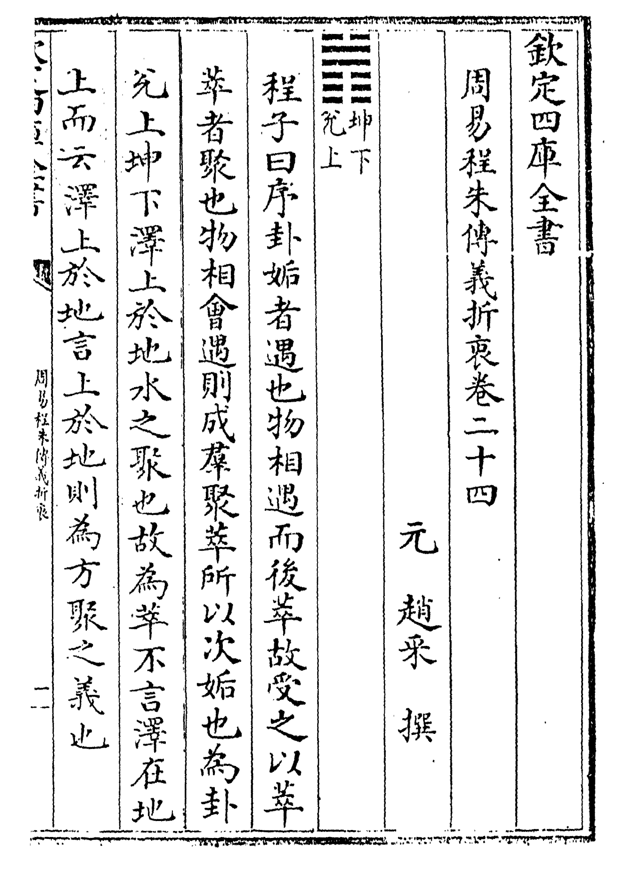
之臣為之金杞為之包為之杞所以制夫隂者無
不至我何為哉含章不露中正自守使隂不得以
窺吾隙彖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二五之謂也其
曰有隕自天何哉隕之為言消落也一隂初生浸
而剥陽君子不得不用其防待夫天者定則爪未
有不隕落者但君子於其未隕也其志不可舍而
不防吾亦惟盡道以俟命可也命即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程子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無所歸咎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愚曰前剛角也姤至上九遇道窮矣夫陰在下極已在上極焉得有遇吝之道也只當罪已之亢安

可歸咎於人雖然初六之往則凶上九之窮不過
於咎此剛柔所以分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四

元　趙采　撰

䷬ 坤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萃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

程子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揔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萃下有亨字羡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

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

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天下之萃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茍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

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朱子曰萃聚也坤順兊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

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巳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吉占而有戒之辭

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子曰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無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

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
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
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爲故
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觀萃之理可
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
有者皆萃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
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愚曰萃自臨來小過之三變五而爲萃也小過艮

為門闕巽為高其上為宗廟四爻震長子也小過
之三自門闕外高至五五上宗廟有長子奉祀之
象萃之為卦四陰團結於二陽所以成萃萃聚也
聚必有主五是也萃之時必建邦設都宗廟為先
宮室次之盖天地鬼神宗廟是第一件事聖人先
立其大者其他可次第舉也故繇詞首言王假有
廟廟者所以聚祖宗之精神人須聚一己之精神
至于廟而享祖考然渙卦散而不聚亦言王假有

廟何也此是聖人因卦名渙思祖考之精神既散當立廟以聚之故二卦皆言有廟也利見大人此以二五相易而言萃也天下既聚未見大人其萃必不正不正必有爭爭則安得亨乎九五以剛德居中正大人也六二又以中正而往聚之君臣之聚既正則民志定而亨矣五二相易成離目見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此以小過之九三變五而言萃也坤為牛兊為刑

殺殺牛以奉宗廟用大牲也物聚則力贍而有成何往不利哉伊川云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便是以天下儉其親此時不比得利用禴朱文公云也有此理但彖辭是散漫說言王假有廟又言利見大人又言用大牲吉是聖人觀象節節見有許多道理見這一象便說這一句見那一象便說那一句看得最好繇彖不是一串說如大象夫子見得萃卦中有此一象彖未說着所以於象中說出來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子曰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程子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之時三隂聚處柔無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萃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聚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無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隂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朱子曰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無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初與四為正應四有巽體巽為進退故有孚不終乃亂乃萃兌為口巽為號故若號艮為手故一握其手兌為口為說有笑象夫鳥之聚也擇木民之聚也擇主萃之所謂大人者四五二剛是也

二陽固四陰之主二剛固四柔所萃然當萃之初擇主未定之時四又初之應初當始終信四而主之可也今初柔而不正處三陰之下雖信四為吾之主欲與萃又疑四非君位恐不足為主也於是所以信四者不克終焉信四不終進退疑貳或退而雜亂於三陰之中或進而又欲與四相萃其志惑亂莫知適從若四在上而號召之則又為同類握手而笑聖人見初之情如此遂教以勿恤人之

笑也往從四則無咎矣何者四我應也我從四則得主而志一志一則不亂勸之往使之一其志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程子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其辭微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無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閒

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無咎也無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盖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

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朱子曰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無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萃之時以得萃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

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無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隂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隂柔之才以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愚曰二至四五有艮巽象艮爲手巽爲繩引也二

居中得正為羣隂之長使二止於受羣隂之歸而安於下是植黨而割據也惟六二居中而應五又引三隂以從五引者引其類而往之謂也迷於道者不引則不得其所之三隂方迷而二引以同升故吉且無咎也誠之至者不外飾六二之孚於五利用夫簡約之禮禴者禮之至簡者也二之中誠確然未變禴祭之薄可以交於神明以是從五固三隂之所藉而往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程子曰三陰柔而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為人棄絶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無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無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

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無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無咎也易道變動無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無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無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無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無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

則無咎矣

愚曰三隂而不正無應於上欲萃於四四應初欲萃於二二應五莫知所萃故曰萃如嗟如巽為號兊為口嗟也在萃而嗟何事可成故曰無攸利聖人曰上與三雖無隂陽相求之情而究是爻位相匹之應三若往而從之可以免咎不過有小吝而已象曰上巽上乃反體巽卦巽則不亢三往上必納之矣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程子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無咎也大為周遍之義無所不周然後為大無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無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

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無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無咎也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能無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朱子曰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無咎也

愚曰坤為國邑羣陰萃於五正也九四乃以剛而不正之德當其前受三陰之聚據有國邑豈所宜

乎苟非有大德足以得天下者寧免於咎乎大吉如詩豈弟君子福禄攸降大有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也蓋世亦有非理枉道而得民者洪無非理枉道而得天者今曰大吉則其有大德而得天可知必有大德者則可以受羣陰之聚而無咎象曰位不當也言九四不當聚人之位苟有大吉之德亦可免咎不然無聚人之位又無聚人之德是程子所謂陳恒季氏之為矣得為無咎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程子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無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無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

正無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昬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思不服矣乃無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象舉文上句王

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朱子曰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無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以剛居尊爲萃之主其曰有位無咎匪孚者何盖九四受羣陰之歸五獨尸位而已僅能免咎非能大孚於天下也聖人曰萃之九五具比體比

之繇詞曰元永貞使五有比之三德天下自捨四而比五矣悔可亡焉四五二爻萃之成卦也聖人於四則止曰無咎於五則止曰悔亡何也葢萃卦是合豫比兩卦而成者也萃九四即豫九四萃九五即比九五但萃九四爻詞不若豫九四萃九五爻詞不若比九五者豫九四上無剛君故使天下由豫而無疑今萃九四上有剛君而已受天下之萃位豈當哉比九五下無强臣故以一人顯比道

於天下而獲吉今萃九五下有强臣而已徒有其
位志則未光大也此二爻所以僅無咎悔亡也與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程子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
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
齎咨咨嗟也人之絶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
絶不知所為則隕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小
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

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泣為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無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朱子曰處萃之終陰柔無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然後可以無咎也

愚曰齎持也咨歎息也艮為手上與三相持歎息也艮為鼻兌澤下流在目曰涕在鼻曰洟上六以柔乘剛處上獨立夫處上則必危獨立則無助當萃之極六三陰柔不正不足以為之援但與上相持歎息出涕洟而無所歸咎上既如是其能久安上位乎六既不安上則必反反則成巽六三所謂上巽是也上體巽德則三上相應未安者必安也

巽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子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朱子曰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内巽外順

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程子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

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有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愚曰何謂柔以時升升者萃之反萃卦坤柔在下今反非下坤柔升而在上上體坤下體風木坤道上行非時不生木非時不長故曰以時升元是

時時升也此以萃反坤在上而言升也何謂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此言成卦在二也二巽而順乎五二剛中而應乎五二備此德而升所以大致亨通也此合二體以二之五而明升也何謂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大人九二之五也二之五成離離目為見九二欲升陰道凝盛未可遽進然九二六五應也巽下順上升之時也雖坤陰在上何憂乎不遂故文王曰勿恤夫子曰

有慶文王曰南征吉夫子曰志行皆所以去其疑畏而強其志誘其必見而勉其必征也夫必曰南征云者欲其升于至陽之地大明之方巽坤之間離也出乎巽則升乎離非南征乎此卦通體是泰泰變初文而成也泰之未變陰升而陽降故取交泰之義今既變矣乾毀巽成巽亦陰故專取柔升之義所謂高明柔克者也曰時升所以立陰之懦曰大亨所以破陰之窒曰見大人所以化陰之邪

曰南征所以發陰之闇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程子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長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程子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無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朱子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愚曰初與四雖不應然四坤也坤為衆為順二三四為兌兌為口衆口順之允也初六巽之主然位卑德柔且無正應豈能自振而升哉今也二三以一體而信初四以應位而信初合衆之口允然相信汲引而升故曰允升大吉象曰上合志也言不特二三信之四雖上體本不應初今亦與二三同

口說順於初非志合能如是乎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子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

古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事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無咎以剛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無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

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愚曰二以剛中之德應柔中之君以我中實之孚感彼中虛之孚兩誠相合何用乎繁文未節其交於君者如禴祭然以見一孚相與固無待於外飾也或曰此文與萃六二同詞何也曰升乃萃之反萃六二之孚以中虛而應中實此爻之孚以中實而應中虛是孚也在萃在升無往不利此二爻所以俱言無咎而此又云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應援以是而升如入無人之邑孰禦哉入無人之邑其進無疑阻也

朱子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坤為國邑陰為虛虛邑也升至于三上卦之三陰皆靡然順之升虛邑之象也以剛升柔柔莫

之拒以三升上上爲之應此升道之不疑者也巽爲不果三升上巽毀矣故曰無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程子曰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巳則止其所焉以隂居柔隂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巳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

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無咎矣四之才固善矣復有無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無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無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無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

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順事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巳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愚曰此文伊川之說詳矣然文公云亨于岐山亨于西山皆是說祭享山川想不到如伊川說然言祭享亦是人積誠意以事鬼神有上通之義三至四成兌兌為西方岐山西山也坤為順巽為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順事也或以為太王避狄徙岐之文誤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子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無賢才之助爾有助則

由自階而升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愚曰六五以陰居尊聖人恐其不正故以貞吉勉之然五之所以為貞者何也虛中以降接九二也五既虛中以接九二則九二必升階以輔六五六五安得不大得志乎言大得志五之吉也五不守正則不能虛中五不虛中則二不升上二不升上

則五不得志吉安在哉巽為高有升階之象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子曰六以隂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

富無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無進也
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無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升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愚曰坤為冥晦陰虛為不富升至上六極矣而猶不知止焉升之冥者也雖然有升之貞焉何謂升之冥昏冥無識貪進勢位愈高愈升不思高則必危升極必降其升也不為升而為消為不富何謂

升之貞自強不息日進正道愈升而愈不足其為升也為不息之升其為利也為不息之利其為富也為不息之富使上六移其冥升之心而為進德之心則升之為道豈有不利者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四